



延安魯迅文艺学院集体創作

白毛女

延安魯迅文藝學院集體創作

白 毛 女

賀敬之 丁 毅 執筆

馬可 張魯 瞿維 煥之

向隅 陳紫 劉熾 作曲

榮 獲

一九五一年度

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91 字數170,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 \frac{9}{16}$ 插頁6

1952年4月北京第1版 1954年10月北京第2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1次印刷

印數78401—88400册

定價(7)0.90元

前 言

“白毛女”從最初在延安寫成公演後，到現在已經快有六年了。雖然一直不斷地在各地演出，並收到不少效果，但因它始終還不是一個較為完整、較為成熟的新歌劇的藝術作品，所以，幾年來，在劇本和音樂方面的修改工作就一直未曾間斷。較大的修改是一九四六年在張家口、一九四七年在東北和一九四九年在北京等幾次。這次的修改工作便是在過去已經修改過的基礎上進行的。劇本的修改工作是由賀敬之擔任的，音樂的修改工作是由馬可、劉熾、陳紫擔任的。

劇本的修改是基於這樣的企圖：使它更精練、更緊湊，避免冗長拖拉，並去掉其中的瑣碎的話劇成分，求其在歌劇形式上較為統一一些。因此，便把原來在張家口演出時和在此以前所用的六幕的原本改為五幕，刪掉了原來表現喜兒在山洞裏的生活的第四幕，前三幕不改，最後的兩幕除保留一些可以保留的以外，大部分都重寫過了。

音樂方面，也着重在最後兩幕的修改。首先，在劇本作者的啓示下，在作曲上打破了過去那種片斷的“民歌配曲”的做法，而更多地採用了合唱、領唱、重唱等形式，以使音樂與戲劇能有更好的

結合。在樂隊方面，根據現有的條件把過去簡單的伴奏譜改寫成爲管絃樂譜，並增加了許多過場音樂，因受印刷條件限制，這一部分暫時無法出版。

這次的修改稿經過了中央戲劇學院歌劇團在北京的演出，根據同志們的意見，認爲基本上已達到了修改的企圖。當然，作者們知道，並且不少同志們也曾指出，它還有許多地方仍是存在着缺點的。由於作者們能力的限制，以及在這一工作中受到許多歷史條件的限制，所以，雖然經過這又一次的修改，仍然不可能達到十分完美的地步。不可免地，只好讓許多缺陷留存下來，以供今後改正的參考了。

現在，在這一次的修正本出版、我們這一工作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們要藉此向那些在這個作品的前後寫作過程中曾經關心、幫助和參與過這工作的同志們致敬，並且，讓我們帶着懷念與感激的心情記起他們的名字：

邵子南同志，他是這一劇本創作工作的先行者，他曾寫出了最初的草稿，雖然，以後這個劇本由別人重寫，但他的草稿給予後來的人以極大的啓示和幫助。

周揚同志，始終關心並領導這一創作，他給予我們的幫助、指示和鼓舞對這一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

張庚、王濱同志，具體指導和幫助這一創作的完成，他們是不能使人忘懷的。

王大化、舒強、張水華同志，這一劇本的導演，在他們和作者的合作過程中，不斷幫助修正和加強劇本與音樂的創作。

向隅、瞿維、煥之同志，他們參加了伴奏的寫作，演出時的指揮，以及部分曲調的創作及改作，現在由於印刷的限制，伴奏譜未能付印，同時由於劇本的一再修改，許多曲譜也刪掉了，但他們在

整個工作過程中是有很大的勞績的。

陳強、朱寶甲、任錫坤等同志，他們提供了許多民間音樂的素材，並在演唱、中國樂器的演奏等問題上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與指導。

此外，還有那些在這裏不能一一提出名字來的同志們，他們在每一字句和每一音符上都曾經給作者們以提示和幫助。

賀敬之 馬 可 1950年6月於北京

目 次

前言	1
白毛女	1
第一幕	4
第二幕	35
第三幕	53
第四幕	67
第五幕	82
曲譜	105
附錄	
“白毛女”採用的民間曲譜	211
“白毛女”的創作與演出	216
關於“白毛女”的音樂	226
“白毛女”音樂的創作經驗	229

人物：

楊白勞——地主黃世仁家之佃農，五十餘歲。

喜兒——楊白勞之女，十七歲至十九歲。

王大孀——楊家緊隣，農婦，五十餘歲。

王大春——王大孀之子，二十歲左右。

趙老漢——楊白勞之老友，佃農，五十歲上下。

李拴——農民，四十餘歲。

大鎖——青年農民。

黃世仁——地主，三十餘歲。

黃母——黃世仁母，五十餘歲。

穆仁智——黃家的管賬先生，三十餘歲。

張二孀——黃家女僕，四十餘歲。

大升——黃家的用人，二十餘歲。

黃家打手甲、乙。

區長——三十多歲。

虎子——青年農民。

農民甲、乙、丙、丁、戊、己。

農婦甲、乙等。

羣衆。

第一幕

一九三五年冬。

河北某縣楊格村，村前平原，村後大山。

第一場 除夕晚上。佃戶楊白勞家。

第二場 當晚。地主黃世仁家，靠客廳之一偏房內。

黃世仁家門口。

第三場 當晚。村邊道上。

楊白勞家。

第四場 次日早上。楊白勞家門前。

第二幕

第一場 舊曆元旦。地主黃世仁家，黃母佛堂中。

第二場 一個月後。王大爺家門前。

趙老漢家門前。

第三場 數日後晚上。黃家院內。

黃母臥室。

黃家院內。

黃世仁書房門口。

黃世仁書房。

第四場 次日早。黃家院內。

黃世仁書房外間。

第三幕

第一場 七個月以後，秋天。黃母房內。

張二孀房內。

黃家院內。

第二場 黃母房內。

第三場 當晚。黃家後門外。

野外，山旁，河邊。

第四幕

第一場 一年後，一九三七年秋，抗戰開始後，某日。河邊山叢中。

第二場 次日。村頭大樹下。

第五幕

第一場 一九三八年，春天，某日。村頭大樹下。

第二場 當晚。奶奶廟中。

山道上。

山洞中。

第三場 次日上午。黃世仁家祠堂門口。

第一幕

一九三五年冬。

河北省某縣楊格村，村前平原，村後大山。

第一場

除夕。天降大雪。

佃戶楊白勞之女喜兒手拿玉茭子麵在風雪中上。

音樂奏第一曲。

喜兒（唱第二曲）

北風吹，雪花飄，
雪花飄飄年來到。
爹出門去躲賬整七天，
三十晚上還沒回還。
大嬸子給了玉茭子麵，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過年。（推門進屋。）

屋中窮苦簡陋，內有一灶，旁有灶神，柴禾及盆罐散放在角落裏，鍋台上放一油燈。

喜兒 呵，今兒年三十啦，家家都蒸黃米糕，包餃子，燒香，貼門

神……過年啦。爹出門七八天啦，還沒回來，家裏過年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稍停）家裏就是我爹跟我兩個人啦，三歲上就死了娘，爹種了財主黃世仁家六畝地；爹種地，我跟後，風裏來，雨裏走……年年欠東家的租子，一到快過年的時候，爹就出去躲賬了。今兒年三十晚上，天這麼黑了。爹怎麼還不回來？（焦慮地）唔，剛才我到大嬸家去，她給了我一些玉菱子麵，我再摻上些豆渣，捏上幾個窩窩，等爹回來好吃。（舀水，和麵，做窩窩。）

音樂奏第三曲。

屋外，風把門吹開。喜兒跑去看，無人。

呵，是風把門吹開了。

（唱第四曲）

風捲雪花在門外，
風打着門來門自開；
我盼爹爹快回家，
一脚踏進門裏來，
一脚踏進門裏來。

（白）爹出去的時候是挑着豆腐担子出去的，要是賣了豆腐，稱回二斤麵來，那還能吃上一頓餃子哪。

（唱第五曲）

我盼爹爹心中急，
等爹回來心歡喜，
爹爹帶回白麵來，
歡歡喜喜過個年，
歡歡喜喜過個年！（繼續做窩窩。）

楊白勞身上落了一層雪，背簾豆腐担子，披簾蓋豆腐的布，踉踉蹌蹌地上。

音樂奏第六曲。

楊白勞 (唱第七曲)

十里風雪一片白，
躲賬七天回家來；
指望着熬過這一關，
挨凍受餓，我也能忍耐。

(一面畏縮地看看四周，一面打門。白)喜兒，開門！

喜兒 (開門，驚喜)爹！你回來啦？

楊白勞 嗯。(以手急止喜兒不要大聲。)

喜兒 (給爹打身上的雪)爹，外面的雪下得真大，你身上落了這麼厚一層……

楊白勞 (急切地)喜兒，我走了這幾天，少東家打發人來要賬了沒有？

喜兒 二十五那天，穆仁智來了一回。

楊白勞 (一驚)怎麼？來過一回！他說什麼來着？

喜兒 他看你不在家就回去了。

楊白勞 後來呢？

喜兒 後來再沒有來過。

楊白勞 (半信半疑)真的？

喜兒 真的，爹。

楊白勞 (還是不大相信)呵？

喜兒 那誰還哄你呢，爹！

楊白勞 (放下心來)唉，這就好了，喜兒，你聽聽外面風颳的這麼厲害！……

喜兒 雪下得那麼大！

楊白勞 天也快黑了。

喜兒 道兒也難走，爹！

楊白勞 我看穆仁智這回不會來啦。咱欠東家這一石五斗租子，二十五塊錢驢打滾的賬，這回總算又躲過去啦。

喜 兒 (歡喜地) 又躲過去啦，爹！

楊白勞 喜兒，招把柴禾叫爹烤烤火。

音樂奏第八曲。

楊白勞 (審視地，看鍋台) 怎麼這點兒玉茭子麵還沒吃完？

喜 兒 早就吃完了，這是剛才王大嬸給的。(抓柴禾。)

楊白勞 怎麼這麼冷的天，你一個人上山去打柴了？

喜 兒 這是我和大春哥一塊兒去的。(點起柴禾) 爹！你餓了吧？

楊白勞 (烤火) 爹餓了，餓了。(喜悅地) 哈哈……

喜 兒 窩窩捏上了，我去蒸去。

楊白勞 等一等，喜兒，你看這是什麼？(從懷中掏出一個口袋。)

喜 兒 (驚喜地搶過來) 什麼，爹？

楊白勞 (唱第九曲)

賣豆腐賺下了幾個錢，
集上稱回了二斤麵，
怕叫東家看見了，
揣在懷裏四五天。

喜 兒 (唱第十曲)

賣豆腐賺下了幾個錢，
爹爹稱回來二斤麵，
帶回家來包餃子，
歡歡喜喜過個年。
哎！過呀過個年！

(白) 爹，我去喊王大嬸過來包餃子。

楊白勞 (止喜) 再等會兒，喜兒，你看這又是什麼？

喜兒 什麼，爹？

楊白勞 (從懷裏掏出一小紙包，包了很多層，一層一層剝開，原來是紅頭繩，邊剝邊唱第十一曲)

人家的閨女有花戴，
爹爹錢少不能買，
扯上了二尺紅頭繩，
給我喜兒紮起來！
哎！紮起來！

喜兒跪在楊白勞膝前，楊白勞給喜兒紮頭繩。

喜兒 (唱第十二曲)

人家的閨女有花戴，
我爹錢少不能買，
扯回來二尺紅頭繩，
給我紮起來。
哎！紮呀紮起來。(起立。)

楊白勞 哈哈，喜兒，轉過來叫爹看看，(喜兒轉身)好，一會兒叫你大春哥和王大孀子也過來看看。(喜兒羞澀又撒嬌地一扭身)唔，爹還請了兩張門神來，把它貼上吧。(取門神。)

喜兒 門神？

二人貼門神。

喜兒 (唱第十三曲)

門神門神騎紅馬，

楊白勞 (唱)

貼在門上守住家，

喜兒 (唱)

門神門神扛大刀，

楊白勞 (唱)

大鬼小鬼進不來。

楊白勞、喜兒(唱)

哎！進呀進不來！

楊白勞 唔，叫大鬼小鬼進不來。

喜 兒 叫那要賬的穆仁智也進不來！

楊白勞 好孩子，叫咱們過個平安年。

兩人關門。

王大孀子上。

音樂奏第十四曲。

王大孀 今兒大春從集上稱回二斤麵來，我去看看他楊大伯回來了沒有，要是回來了，喊他們爺兒倆過來包餃子。(到楊白勞門口一看)呵，準是他楊大伯回來了，看那門神都貼上啦！

(打門)喜兒，開門！

喜 兒 誰呀？

王大孀 你大孀子嘛！

喜兒開門，王大孀進門。

喜 兒 大孀子，你看我爹回來啦。

王大孀 他大伯，你多會回來的？

楊白勞 才回來一袋烟的工夫。

喜 兒 大孀，我爹稱回二斤麵來，我才說喊你過來包餃子，你就先來了，你看！你看！

王大孀 好孩子，你大春哥也稱回二斤麵，二升米還換了一斤肉，我是喊你爺兒倆過去包餃子的。

喜 兒 就在這兒包吧！

王大孀 還是過去包吧！

喜兒 就在這兒包嘛，大嬸子。

楊白勞 咳，就在這兒包嘛。

王大嬸 看你們這爺兒倆！這還能讓到外人去嗎？（轉身悄聲對楊白勞）他楊大伯……過了這個年，喜兒和大春都大了一歲了，我還等着你的信兒呢！

楊白勞 （怕喜兒聽見，又要讓喜兒聽見）她大嬸，你先不要着急，只要等上個好年月，咱就準給孩子們辦，咳……

喜兒 （故作不知，打斷話頭）大嬸過來和麵嘛！

楊白勞 唔，唔，快和麵去吧，快和麵去吧！

王大嬸 （笑）哈哈……（去和麵。）

穆仁智上，手提紅燈，上面有“積善堂黃”四字。

穆仁智 （唱第十五曲）

討租討租，
要賤要賤，
我有四件寶貝身邊藏：
一支香來一支槍，
一個拐子一個筐——
見了東家就燒香，
見了佃戶就放槍，
能拐就拐，
能誑就誑。

今兒晚上，我們少東家叫我到佃戶楊白勞家裏去給他辦一件事，一件心事，一件不叫人知道的事。少東家給我定下一計，叫楊白勞到我們少東家家裏談談。（到門邊打門）老楊，開門！

楊白勞 誰呵？